



文坛杂俎

何镇邦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座右鸣丛书

主编：王春瑜

文坛杂俎

何镇邦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坛杂俎/何镇邦著.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5. 6

(座右鸣丛书/王春瑜主编)

ISBN 7-5039-2753-4

I. 文… II. 何…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41285 号

文坛杂俎

(座右鸣丛书)

著 者 何镇邦

责任编辑 张勍倩

责任校对 方玉菊

装帧设计 李 猛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 1 号 100029

网 址 www.whyscbs.com

电子邮箱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 64813345 64813346 (总编室)
(010) 64813384 64813385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振兴华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5 年 6 月第 1 版
200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9

字 数 180 千字

书 号 ISBN 7-5039-2753-4/I·1249

定 价 16.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印装错误, 随时调换。

总序

1999年冬，我应邀为广东人民出版社主编一套“说三道四丛书”（后奉命改为“南腔北调丛书”），约请文友加盟，规定每人的书名，只能起三个字的。我一向认为，学者也好，作家也好，起书名最能反映他们的才华、思想境界。我清楚地记得，何满子先生、牧惠先生、邵燕祥先生，都是在电话中当场不假思索地报出书名《千年虫》、《沙滩羊》、《谁管谁》，让我佩服之至。我致电好友文学评论家阎纲兄，他也是立即起了个书名《座右鸣》，更让我喜出望外。把人们常常挂在嘴边的“座右铭”，改动了一个字，成了《座右鸣》，实在是妙不可言。

妙在哪儿？妙在颇有味也。这“鸣”字，大有说头。据宋代著名学者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十七记载，范仲淹在和梅圣俞的《灵乌赋》而作的《灵乌赋》中，写下一句含义深长的话，“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应当说明的是，《灵乌赋》中的“乌”，即“乌台”，也就是御史台。显然，范仲淹提倡的是勇于向皇帝进谏的大无畏精神，这在古代，已经是难能可贵了。胡适先生生前，非常赞赏范仲淹的这八个大字，他出版过一本集子，书名就叫《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他还将这八个字写过好几幅条幅，赠送友人。犹忆1992年夏我在澳洲墨尔本拜访墨尔本大学金承艺教授，他是清初多铎王爷的后人，夫人是林则徐的后裔，真是“皇亲国戚”。承艺兄做过胡适先生的秘书，一直珍藏着胡先生送给他的条幅，写的也正是“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当时，他和我一起展开条

幅，欣赏胡老的墨宝，我儿宇轮当场拍下此情此景。岁月不居，承艺兄已谢世多年，这张照片，成为我珍贵的纪念品，每一翻阅总要勾起我对承艺兄长的不尽思念。当然，胡适先生以“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自勉、勉人，提倡的是为民主、自由呐喊，不惜献身的精神，与范仲淹时代，有很大的不同，这就是与时俱进吧。

我再三斟酌，给文化艺术出版社的这套文丛起名“座右鸣丛书”。诚然，现在是承平时期，我们用不着像鲁迅青年时期那样“大风灭烛，披发大叫”，也用不着像抗日战争时期高唱“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但是，面对种种假、丑、恶社会现象——无论是来自政界、文化界还是商界的等等——岂能视而不见，不闻不问？作家是社会的良心，总是要不平则鸣的。事实上，本丛书几位作家的文章，大部分就是“不默而生”的产物。几位作家都是我的好友。虽然“萧条异代不同时”，我不再天天读“老三篇”了，但“为人民服务”一日未曾稍忘，我为有机会为这几位朋友服务，主编一套丛书，备感欣慰。

当今的图书市场颇有些无序，散文、杂文越来越被边缘化。感谢中国艺术研究院及文化艺术出版社的领导，大力支持出版这套丛书。我谨代表作者深致谢忱。

王春瑜

2005年4月26日于老牛堂

目次

总序

卷一 文坛杂忆

说不尽的汪曾祺	003
常青的老树	
——林斤澜二三事	010
令人敬仰的宗璞大姐	018
活得潇洒	
——小记李国文	022
闲话邓友梅	027
布衣燕祥	031
近看王蒙	036
说不尽的王蒙	042
从维熙二三事	046
文坛奇才与矮丈夫	
——闲话韩静霆	050
毕淑敏面面观	056

我的朋友周大新	063
感受晓声	069
我与莫言	072
杂说震云	076
感受连科	084
三言两语话刘恒	088
一颗美丽诚朴的心	091
林希印象	095
话说子龙	098
我所认识的萧克凡	102
远看赵玫	107
豪爽热情的叶广岑	110
我与平凹的交往	114
陈忠实二三事	119
灿烂的晚霞	123
——我所认识的张一弓	123

不「装神弄鬼」的张宇	127
熊召政面面观	131
从「烦恼」到新的「烦恼」	139
追寻认识方方的踪迹	144
文夫的平常心与平常事	148
范小青二三事	157
于细微处见胸怀	162
——赵本夫印象	162
我这样解读黄蓓佳	165
我同巴金的一次交往	169
她看上去那么沉稳平和	171
——关于王安忆的一点印象	171
一路走来识慧芬	175
关于严歌苓的闲言碎语	180
纯真任性的张欣	186
彭名燕的魅力	191

卷二 文化之旅

东北汉子阿成	195
平平淡淡才是真	
——小记迟子建	199
记忆深处的邓刚	205
湘西四章	211
闽南三章	222
江南二章	230
西北二章	235
江河五章	240
虎门漫笔	249

卷三 文坛杂说

给文学补点钙	257
谨防文学贵族化	260
写作的私人化与文学的社会性	262
媒体炒作遭拒绝	265
书刊广告也要打假	267
读经与文言作文	269
「守望相助」赞	271
感受法律的人性关怀	274
后记	277

卷一

文坛杂忆

说不尽的汪曾祺

我已写过不少篇关于汪曾祺的文章，散见于近年来的报刊的边边角角上，大多是流于闲聊式的，从他的喝酒聊到他的美食，从他的为人聊到他的为文，从他的初恋聊到他的少作，从他的书画聊到他的出游，还很少正面评论他的创作的。这大概是由于我同汪曾祺的交往不是一个评论家同作家之间的“业务往来”，而是作为忘年交，作为文学上的师与徒来往的。我从不称汪老为老师，但称他的夫人为“师母”，这就是证明。这一篇，仍然是属于闲聊的，因为说起汪曾祺来，似乎仍有不少的话可说，汪曾祺作为当今文坛上的一个好老头，关于他的话题是说不尽的。

汪老的小女儿汪朝曾用做鉴定式的语调说，她爸爸的任务是写美文与做美食。这的确是很强的概括性和权威性。汪老的人生追求是和谐的美，是为人间创造美，为“人间送小温”。写美文与做美食于是成了他的两大任务，美文广大读者均可鉴赏，美食只有他的亲友才能品尝到。我无论在私下或公开场合，都称汪老为“全方位美食家”，因为他不仅能品

尝鉴定，更重要的是会操作。在制作美食方面，他的严谨态度胜于写美文。从采购、配菜直至掌勺，每道工序他都一丝不苟。因此，无论是淮扬菜系的名菜煮干丝，还是川菜名菜东坡肘子，抑或北京地方小吃爆肚，此外还有风干鸡、拌菠菜等小吃，都做得美味可口，令品尝者赞不绝口。于是美食家的美名在文坛上不胫而走。其实，汪老在制作美食方面的特色是“粗菜细作”，这一点我在别的文章中提及过。例如拌菠菜，是一种非常粗俗的便宜菜肴，他也一丝不苟地制作。除菠菜洗净切好用开水焯过外，还要拌上海米、豆腐干丁、肉丁、香油等配料，当然十分爽口好吃了。近年来，由于年事已高，身体欠佳，汪老已不大亲自下厨房了，但对于制作膳食仍乐此不疲，经常到市场上亲自采购，并回家后指导儿子、女儿或小保姆制作。前不久，老头子买到一个满意的牛肚，亲自操刀制作爆肚，还打电话约我和林斤澜一起美餐了一顿。他的爆肚，脆、鲜，配料精致，可谓一绝。

其实，汪老在写美文与做美食之外，创造美的另一重要形式是写字作画。他出生在一个书香之家，祖父是清朝末科的“拔贡”，父亲也是位名士，并是他的故乡高邮一带颇有名气的书画家。他从小跟他的父亲学画练字，当然是从他父亲作画时研墨铺纸等服务工作做起，耳濡目染，少年汪曾祺也逐渐喜欢上了书画。他的画主要是画花卉，墨荷、紫藤、兰花等是他画面上经常出现的，偶尔也画梅花、牡丹、菊花。五八年因错划右派被送到张家口地区一个农科所“劳动改造”后，由于在那几年中干的活主要是给多种葡萄喷洒农药，于是他熟悉各种葡萄，近年来，他的画面上也常常出现各种

各样的葡萄了。他画的葡萄，鲜鲜的，令人垂涎。汪老的中国画，大致是写实与写意相结合，多有别致的题款。今年春节前，他乔迁新居，在他的新居的厅堂里，挂着一巨幅的荷花图，颇有气势，题上了这么一首南朝乐府：“涉江采芙蓉，澜泽多芳草，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诗情画意，更是令人赞叹不已。他的书房茶几上方挂着一条幅，是他68岁生日前所画，画的是黄牡丹，求神似而不求形似，不仅是写意的，且有点用象征，有点现代派的意味，不少观赏者视为珍品。今年（1996年）夏天，我的一位在一家企业当老总的朋友请汪老过去玩玩，汪老饶有兴味地为他们的会议室作了巨幅荷花图，题曰“风从何方来”，整个荷花在风中摇曳，具有动感，在场观赏者无不叫绝。汪老从少年时代到年逾古稀，作画不辍，本来只是一种爱好，一种劳作之余的调节，今年乔迁新居以来，身体好起来了，心情好起来了，画也就作得多了，而且画得更好了。据说，他正准备出一本画与文相结合的集子，入秋以来，正忙于作画，甚至放下写文章的笔，整日拿着画笔作画。过去，他随画随送人，似无什么积累，这一次，看来是想在中国画方面也有所积累了。

汪老在书法方面的造诣似更高，楷书、行书、草书、隶书、魏碑、篆字等各种字体，他无不精通，并时有创作。我得到过他的不少馈赠，有时当然是要求的。写字，似乎也成了他的交游的一种途径。不少人是为了要字要画去找汪老的；而每次到外地参加笔会或讲学，汪老的字和画，不仅为他自己交了“饭票”，也为我们交了“饭票”。我目睹过几次他在地写字作画繁忙不得休息的情景，

我们都为他急了，他却安然地写着画着，满足所有求字求画者的要求。

二

汪曾祺的本行当然是作家，写美文当然是他更重要的任务，是创造美的主要形式。对于他说来，作家才是他的正业，而美食家、书画家都是副业，都是作为作家的附属品而存在的。

汪曾祺的创作道路是曲折的。40年代初，他在昆明西南联大中文系读书，师从沈从文先生时，就开始发表作品，后来在昆明郊区和上海教书，在北平流浪以至进故宫博物院工作，业余时间也都创作了不少小说，并曾结为《邂逅集》出版。从50年代至70年代末期，将近30年的时间，他在小说创作方面几乎是个空白，其间只有到张家口地区“劳动改造”后曾写过几篇。他的小说创作和散文创作真正成了气候，乃是在70年代末他年届花甲之后，他不经意间发表了《受戒》，于是一发而不可收，十多年间，发了大量的名篇名作，饮誉海内外，成为中国新时期文坛的一大景观。对于他的创作，汪老喜欢有人称他的作品为抒情的人道主义，他说他喜欢这个“桂冠”。不错，无论是他早期属于新感觉派的作品，还是年届花甲之后的喷涌期的属于现实主义的作品，抒情的人道主义是贯通其间的一条线。在文学观念方面，汪老是比较开放的，他既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又主张开放吸收其他创作流派的手法；在文化上，他既重视传统文化，又注意吸收西方文化，主张熔中外文化于一炉。于是，他的作品表现出他学贯中西的极高的审美品格。

汪曾祺不仅搞创作，对理论也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他的文集中，收入的不少文论，都是相当精彩的，让我们这些搞文学理论批评的读了都受益匪浅。他的文论中，不少是为青年作家作品集写的序，他写的序不是那种顾左右而言他的应酬式的，而是在认真读了作品后有感而发的，因此大都有理论色彩。而他的文论中，我觉得最精彩的是这么两个方面，一是评他的老朋友林斤澜的《矮凳桥风情》的长篇评论，不仅论点精高，而且文采斐然，可以说是我辈之样板。一是谈论文学语言的内容性、文化性、暗示性和流动性，其论点之精辟，使人听之茅塞顿开。说起关于文学语言问题，汪老写过不少文章，诸如《中国文学的语言问题》、《“揉面”——谈语言》、《关于小说语言（札记）》等等，而最精彩的要算1989年初冬我陪他和林斤澜一起到我的故乡闽南讲学，有一天晚上在东山岛县城西埔镇街头的小摊上喝过“猫仔粥”之后同文学青年大侃文学语言问题的高论了，可惜那次讲话没有录音，未能整理出来，否则受益者将更多。

说到汪老的文学事业，不能只看到他的创作和理论，还要看到他对文学青年热情的关怀和扶植。他把培养文学新人看做是自己事业的延续，因而倾注了全部的热情。在我主持鲁迅文学院教学工作期间，汪老应聘为鲁迅文学学院的兼职教授，对培养一批又一批青年作家花费了不少心血。每一学期，他不仅来学院为学员上课，担任学员的创作指导教师，而且出席每一期进修或研究生班的开学、结业典礼。1992年新年伊始，第七期文学创作进修班暨地矿系统文学创作进修班举行结业典礼，汪老在会上做了作家要作“通家”的

讲演，他提出作家要打通中西文化的阻隔，融中西文化于一体；打通中国古典文学与现当代文学的阻隔，沟通古典文学与现当代文学的渠道；打通古今文学与民间文学的阻隔，沟通古今文学与民间文学之间的渠道等“三通”的主张，对青年作家的培养和成长具有指导意义。他不仅讲课、讲话，还同青年作家交朋友，为他们看作品，写评论，写序，并从生活上工作上关心他们。打开汪老文集的“文论卷”，可以读到他为不少青年作家的作品集写的序，其间倾注了他培养青年作家的心血。当然，青年作家中有男也有女，他为青年女作家的集子写了序，竟引起了一些好事者的不恭之词，他们如此说三道四，话中带一些无聊的讽刺，实在令人愤慨！

三

汪老的为人与做文，讲究平淡和谐，追求美与真，因此他的平易近人是出了名的，不仅对朋友、对学生，对家人也是如此。有人说，威信威信，有威才有信！汪老却不是这样，他没有什么“威”，却取得了众多人的“信”，他的“信”不是建立在“威”之上，而是建立在真情与平和之上。在家中，他虽然是长者，但儿子、女儿以至孙女、外孙女都可以随意叫他“老头儿”。他崇尚“多年父子为兄弟”，我在他家中观察过他与儿女之间的言谈，完全是平等的，甚至可以说有点戏谑和幽默，他从此感受到天伦之乐。朋友之间，无论年长年少，关系亦然。因此，很多人愿意同他交往，同他在一起感到随意和快乐。当然，过去因为贪杯，常常引起家人的批判，我有时也加入这种批判。大家说他，甚至取笑

他，是为他好，这一点他也很清楚，于是每当大家批判他时，他或沉默，或微笑，像个犯了错误的孩子似的接受批判，但在喝酒问题上，对来自各方面的批评以及汪师母的严加管束，他是虚心接受，坚决不改。只是去年春发现身体不好，医生下了禁酒令后，他才下了决心忌酒，白酒一口不喝，只喝点葡萄酒之类的所谓“色酒”。这种忌酒相当自觉，坚持了近两年。有一次，他的小女儿问他为什么可以自觉禁酒，他坦然答道：想多活几年，再写点东西。

汪老是个布衣作家，有很强的平民意识，他从不以名作家、老作家自居。对家人、友人如此，对保姆也是如此。1995年底，由于师母病了，家中无人照顾，家里找了个来自安徽农村的小保姆，叫小陈。对这个二十出头称他为“爷爷”的小保姆，汪老也平等相待，尊重她。不仅教她如何做菜，如何做家务事，在吃饭时，还为她斟酒。我有几次在汪家吃饭，和老头一起喝点葡萄酒，他总忘不了也给小陈斟上一杯白酒，他总是说，小陈能喝点白酒。并劝她也同我们一起喝一点。小陈在汪家生活得愉快，俨然小主人一般。这同汪老待她如家人有关。

关于汪老的话题还很多，像这样无休无止地聊下去，还要占用许多宝贵的篇幅，就此打住吧！